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目錄

仲達興兵寇漢中

諸葛亮四出祁山

孔明祁山布八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孔明揮淚斬馬謖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魏主曹叡問曰。卿言若何。資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之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真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也。今若盡起天下之兵。則東吳又入寇矣。須陞

下滌處之。不如以見在之兵分命大將據住險要。以鎮邊疆。則百姓可安也。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不勝哉。乞陛下聖鑒。叡大悟。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此乃公論易安之理也。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將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

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騎。輜重等器。亦無失遺。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子龍慌忙下馬。伏地而言曰。敗兵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自覺羞慚。急扶起子龍。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鄧芝告曰。子龍獨自斷後。某引兵任意先行。子龍斬將立功。驚迫敵人。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豈有失軍也。孔明稱賀曰。真將軍也。遂歸本寨。

取庫內金五十斤。以贈子龍。又取絹一萬疋。以賞諸軍。子龍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蒙反受其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嘆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言不謬也。乃倍加欽敬。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來見。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責令

無禮。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鐵桶相似。某來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延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同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某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又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

同叅軍併在一處。其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来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便見某虛實矣。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策。吾累次叮嚀告戒。以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今復如何。謖告曰。某因魏兵勢大。不能抵當。以致如此。孔明曰。亂道。汝若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喪師。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

正其罪。軍律難逃。汝今正犯軍法。休得怨吾。
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俸祿。汝不必掛心。叱
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
丞相如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
帝當日乃殛鯀用禹之義。鯀乃禹之父也舜殛之而用禹治水後傳位與禹謖引此告之使某雖死。無恨於黃壤之下也。
言訖大哭。孔明揮淚曰。吾共汝義同兄弟。汝
之子即吾之子。吾安忍不用之。汝速正軍法
勿多牽掛也。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三

軍感嘆不已。忽參軍蔣琬自成都至。正見武士欲斬馬謖。琬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昔楚成晴殺得臣之臣晉文公聞而喜之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爭。干戈交接。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史武士獻首級於階下。孔明大慟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痛哭耶。孔明曰。吾非爲

馬謖而痛。謖與吾義同父子。今違令斬之。又何悔焉。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恨已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大痛也。大小將士無不流淚。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後人有詩曰

失守街亭罪不輕。堪嗟馬謖枉談兵。轅門斬首嚴軍法。拭淚猶思先帝明

又詩曰

賞罰分明可告軍。賞無讐恨罰無親。街亭敗失堪誅戮。洒淚成行勸後人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徧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首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謖家小用好意撫恤。按月給與俸祿。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後主折視之。表曰

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勵三軍。

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師。臣職是當。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臣不勝慚愧。俯伏待命

後主覽畢而言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丞相乃國之大老元臣。豈可輕易出此言也。遂遣使下詔。宜當舊職。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耶。丞

相敗績。自行貶降。正其宜也。若復原職。何以激勸羣下乎。後主從之。貶孔明為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賫詔。逕到漢中。孔明受詔。貶降訖。禕恐孔明羞赧。乃賀曰。蜀中之民。皆知丞相拔西縣入川。深以為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有死。吾之罪也。汝此稱賀。豈不指吾而罵耶。禕心實為愧。又曰。近聞丞相又得姜維。天

子甚喜。孔明又怒曰。兵敗師還。未曾取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西縣之民。安能補街亭喪失之事乎。汝以此言非為賀吾。乃諂佞也。禕惶恐辭去。次日。又與孔明曰。丞相見統雄師數十萬。再可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如賊兵。而不能破賊。反遭賊兵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少。皆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須要計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

然者。雖兵多何用。自今已後。諸人有患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費禕諸將皆拜稱其德。後人有詩讚曰

責人之心堪責己。恕己之心好恕人。當年諸葛求聞過。便是曹參自省身

自費禕回成都。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舡筏。以為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魏主曹叡

聞知。大驚。即會文武欲起大軍來取西川。未知如何

陸遜石亭破曹休

此時大蜀建興六年。乃魏太和二年。夏五月也。叡詔司馬懿曰。特與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安可攻之。叡曰。倘蜀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筭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道矣。臣已

先委下一人在陳倉道口。築起城池以守之。必萬無一失也。此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畧。忠義凛然。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若從他道進。則懼有陳倉之城。必不敢深入也。叡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霍。名昭。字伯道。見為雜號將軍。鎮守河西數十餘年。民皆欽仰。諸葛亮見有此人。必不敢進矣。叡從之。加霍昭為鎮西將軍。命守把陳倉道口。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

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乃吳郡陽羨人也。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以取之。後定江南。勿誤幸甚。叡就御案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已畢。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以助曹休。叡大喜。欲令起兵。忽班部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必是誘兵之詭計也。泉視之。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官授建威將軍。多從太

祖武皇帝征進。深通謀畧。懿問曰。梁道知東吳虛實耶。逵曰。吾在邊庭素知孫權在武昌西從江夏東取盧江。時常入寇。周魴乃智謀之士。必不肯降。吾故知其詐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梁道當與吾同助曹休。遂奏准魏主。令三路進兵。曹休引大軍逕取皖城。賈逵引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賞軍已畢。望東吳進發。卻說吳王

孫權在武昌東關。會集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窓袁。告稱曹休總督楊州兵馬。有入寇之意。今太守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則絕吳之難矣。今魏兵分三路而来。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為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以白旄黄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遜領命謝恩畢。乃

係二人爲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權從之。
命吳郡吳人。姓朱。名桓。字休穆。爲左都督冠
帶奮武將軍嘉興侯。又命吳郡錢塘人。姓全
名琮。字子璜。爲右都督綏南將軍錢塘侯。各
領軍馬。權自送之。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
一州。幷荆湖之衆七十餘萬。遜令左都督朱
桓在左。右都督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
兵。朱桓曰。曹休以金枝玉葉之貴。而得大任。
非智勇之良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入重地。

元帥若用兵擊之。曹休必敗矣。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地名右乃桂車。地名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也。險峻極多。某願與全琮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彼衆可降。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則諸路可圖也。此乃掃蕩天下之策。請元帥察之。遜曰。吾自有妙用。汝勿狂圖。因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馬懿。諸路皆已調撥停當。

却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來迎。逕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爲有理。奏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則吾之位可得矣。累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於中不實。吾未深信。足下料必不爲此事也。周魴大哭。急掣從人所佩劍欲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得吐出肝心。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間諜之計也。若聽其間諜。吾必死矣。吾之

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自害耶。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爲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真誠也。曹休深信之。設宴相待。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入帳。問之曰。汝此來爲何。逵曰。某料東吳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夾攻。賊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爲誓。此乃

詐也。昔要離斷背刾殺慶忌。此未可深信也。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故出此言。以慢軍心耶。汝要兵進東關。以幹頭功。却瞞吾之能也。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也。且乞暫免。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營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此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計。則東吳敗矣。今一處進兵。乃天使吾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今之潛陽是也)報知

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濶處。布成陣勢。以待魏兵。遂令徐盛為先鋒。引兵前進。却說曹休命周魴引軍而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乃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面前有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准備。何為有兵也。急尋魴問之。人報曰。周魴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

休大悔曰。吾中此賊之奸計也。雖然如此。有何懼哉。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引數千兵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不數合。普不能抵。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辰時。吾引一千兵搦戰。却佯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砲為號。三路夾攻。徐盛可擒矣。

二將受計。當晚各引二萬軍埋伏去了。却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為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當日黃昏。二人受計引兵而進。是夜二更。朱桓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着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逕來問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再說全琮一枝軍抄到魏寨後時。正撞在薛喬懷內。就那裏大殺一陣。

薛喬敗走。魏兵大勢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綜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降者萬餘。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挺出。為首大將乃建威將軍賈逵也。休驚慌少息。逵接着曹休。并敗殘兵。休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幸得足下之兵在此。可待後軍也。逵曰。都督可速出

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我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去。賈逵斷後。逵於林木茂盛之間。及險峻小徑之處。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不時後面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即同太守周魴幷諸將班師還吳。

吳王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盖覆遜而入。以上品珎寶賜之。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遂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即封周魴為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陸遜奏曰。今曹休大敗。魏已丧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了。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

孔明再上出師表

時。大蜀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太甚。連夜奔走。因此氣憂成病。到洛陽發背而死。賈逵面奏魏主。叡大痛不已。勑厚葬之。須臾司馬懿引兵而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也。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衆皆以為怯懼。哂笑而退。却說東吳使命將請

兵伐魏之書。并大破曹休之事。細奏後主。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去漢中報與孔明。說曹休兵敗而死。此時孔明兵强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事。忻然而喜。即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衆皆大驚。孔明袖傳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也。諸將未信。正飲酒之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之長子

趙統。次子趙廣。二人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衆皆痛哭。孔明跌足而哭曰。今歲不想喪了許多將佐。今日子龍又死。乃國家損一棟梁。吾去一臂也。孔明哭罷。遂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後主聽言。放聲大哭。曰。朕昔幼時。非子龍必死於亂軍之中矣。即下詔厚葬。諡封大將軍順平侯。勑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命太常致

祭。詔曰

雲昔從先帝。功積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險。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經營天下。遵奉法度。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志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故特賜大將軍順平侯。主者施行

後史官有廟讚曰

救主功勳大。興邦名譽彰。扁舟飛漢水。匹馬向當陽。義膽深包體。忠心並日光。留芳青史上。應是與天長

又詩曰

匹馬單鎗敢獨行。摧鋒破敵任縱橫。皆稱飛虎一身膽。不負英雄千古名。黑髮當陽扶劣主。白頭箕谷保殘兵。忠心到底無移改。謚法還應得順平

又詩曰

一馬能將萬騎衝。西除東當勦羣凶。鏖兵惡戰全忠者。惟有常山趙子龍

却說。後主將子龍祭塟已畢。封趙統為虎賁中郎。封趙廣為牙門將。就命守墳。二人謝辭去了。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乃命楊儀再上出師表。後主就御案上拆封視之。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拒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

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賨音叢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音子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謹表以聞。伏於聖斷。建興六年。冬十一月日。丞相諸葛亮上表

後人有詩讚曰

出師前後表。情切意尤深。覩者不垂淚。應無忠義心

後主覽畢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引大小將士。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細作報入

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羞愧至深。未有竭力攄忠。攄音書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駝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箇流星鎚。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也。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為先鋒。乞賜三軍。必擒諸葛亮矣。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叡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

耳。遂賜錦袍金甲。封為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為大都督。真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守把隘口。却説蜀兵行至陳倉。見有城池。急回告孔明。説陳倉口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霍昭守之。深溝高壘。徧排鹿角。十分嚴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領馬道而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如不得此城。難以進兵。如得此城。盡將城中之物賞軍。切不可稽遲。魏延遂引兵逕

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要救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其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効。願去陳倉城中說霍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臬視之。乃部曲鄞祥也。孔明大喜曰。汝用何言說之。祥曰。霍昭與其同鄉。自㓜契交。乃隴西人氏。其派落西川。久不相見。其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即令行之。鄞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霍伯道故人鄞祥來見。城上人

報知霍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為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來見公。看吾之面開門投降。昭勃然變色。起身而言曰。諸葛亮乃我國讐敵之人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為昆仲。今日為讐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祥再欲開言。霍昭已出敵樓去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霍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

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有不可言者。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之。祥回告孔明曰。霍昭未等其開言而阻之。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祥又到城下。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乃一孤小城池。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豈不愚乎。倘城破身亡。有何益也。今賢弟執迷。不順大漢。却屈膝而事奸魏。乃不知天

命。不辨清濁耳。須伯道思之。霍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郝祥而喝。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早早速退。吾不射汝。郝祥回見孔明。具言霍昭如此如此。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安敢欺吾無攻城之具也。吾已一切完備。俱在軍中。吾自去攻之。遂傳令。三軍齊力進發。試看霍昭如何抵當。下回便見

諸葛亮二出祁山

却說。孔明喚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

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大笑曰。量此小小城池。滿城皆是人馬。安能及我。我休等他救兵到。火急攻之。於是軍中裝數百乘雲梯。每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下以輪推之。每一面雲梯百乘。城上軍亂箭射之。下面蜀軍各抱短梯軟索。只候中軍擂鼓。四面一齊上城。霍昭在城上望見蜀軍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在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且說孔明在中軍量城中無備。大遣雲梯而進。令三軍鼓譟吶喊相助。雲梯車上載着連珠砲。九霄砲。碗口銃。一窩蜂。大將軍。呂公車。各色火砲。齊舉打城。猶如天塌地陷山崩海沸。諕的那城内軍民。亡魂喪膽。四面雲梯皆至城邊。不期城上火箭齊發。梯上盡是火着。蜀軍燒死數多。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孔明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四面鼓譟吶喊而

進。霍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繩穿定。飛打。其車皆折。孔明又取井闌百丈。以射城中。又令人運土填壕。霍昭又於城中築起重墻以禦之。孔明見打不透。教廖化引三千鍬钁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霍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因此地道軍又不得入。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孔明正在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

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去。又問誰敢迎之。蜀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曰。謝雄去了。誰敢再去。蜀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怨城内霍昭衝兵出。却說謝雄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斬之。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王雙斬之。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三人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

平廖化。壓住陣角。蜀兵已到陳倉城下。霍昭引三千兵。開門以應之。王雙張嶷二將交馬。大戰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嶷隨後趕來。王平見張嶷中計。忙叫休趕。嶷急回馬時。王雙流星早到。正中其背。嶷伏於鞍上。雙便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了張嶷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塲。蜀兵折傷甚多。嶷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選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大小車輛裝載木植。四圍立

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壕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嶷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之。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霍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卻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卻如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孔明曰。若此。則大事可成矣。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

倉谷口。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却說。曹真因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陽令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守把各處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升帳。謀士戰將列於兩邊。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事來見都

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輒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大喜曰。此書安在。其人於貼肉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書曰

天水郡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其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顛崖之中。思念老母。度日如年。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願都督聽納忠言。親提大

兵而来。如遇敵人。可以詐敗。其却在後舉火爲號。先燒彼之糧草。都督大兵却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謂立功報國。實欲贖其前非。倘蒙照察。速賜来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来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計廣。善能用人。恐其中有詐。真曰。若維母不在天水。吾亦不信也。今伊母見在

魏境。安肯久事蜀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其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是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詐。其自支當。真大喜曰。是見忠心矣。遂從之。費耀即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中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前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亦引兵退之。蜀兵又來。兩軍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於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

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費耀縱馬提刀而出。遥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卻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衆皆知令。耀乃橫刀大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請汝曹真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

見耶。孔明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嶷。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歸大。便回身殺来。蜀兵齊退。耀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赶。將次近火。山路中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来。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困馬乏。背後興苞生力軍趕来。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

知其數。糴逃命而走。正過山坡口。一枝軍閃出。爲首一負上將。乃是姜維也。糴大罵曰。不忠不孝之賊。吾不幸誤中汝之奸計也。維哭曰。吾欲捉曹眞。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糴縱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然擁出一輛小車。車上舉火。塞了谷口。背後追兵又至。糴自刎身死。餘者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立殺曹眞耳。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也。却說

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同辛毗。計議停當。星夜具表。申奏魏主。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其危甚急。叡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須魏軍揚威耀武。蜀兵自然走矣。叡大喜。未知其計如何

孔明遺計斬王雙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常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霍昭守之。今果然應矣。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幸有霍昭王雙守把。必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路。搬運艱難。不易到也。臣算蜀兵所費行糧。止有一月。若糧盡必走矣。蜀兵利在急戰。魏兵只宜久守。陛下可使人持詔。令子丹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却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叡忻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

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吳王不久必僭稱尊號。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然先入寇矣。臣故待之。陛下免憂。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奏曰。陛下可速令人叮嚀告戒子丹。凡追趕蜀兵。觀其虛實。不可輕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奸計。叡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曁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許擊之。司馬懿送韓曁於

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汝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懿辭去。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詔至。真忙出寨接入。受詔已畢。真退與郭淮孫禮計議韓暨之言。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也。久後破蜀兵者。必仲達矣。真又問曰。倘蜀兵不退

又何論耶。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自然糧不敢運。待一月終。糧可盡絶。蜀兵自走矣。乘勢追之。有何不勝也。孫禮曰。某去祁山虛粧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黄焰硝灌之。却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人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却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取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望祁山西行計。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行計。郭淮引兵提

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真又令張遼之子偏將軍張虎為先鋒。樂進之子。樂綝音申為副先鋒。此二人同守大寨。如得將令。方許出戰追擊。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搦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筭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此奈何。正躊躇之間忽報。隴西魏兵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

運糧官。乃涿郡容城人也。姓孫。名禮。字德達。
孔明曰。其人若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
王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
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曹
真心腹之人也。孔明咲曰。此是魏將料吾之
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
物也。吾平生專用火攻。彼焉能用火哉。彼若
知吾軍去刦糧車。必來刼吾寨矣。可將計就
計而行。大事豈不成哉。遂喚馬岱分付曰。汝

引三千兵。逕到魏軍屯糧之所。不可入其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之。再令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破魏兵必矣。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斷歸路。孔明

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西而坐。却説魏軍探知蜀兵要来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令付張虎。樂綝着令夜山西火起。蜀兵必来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號火。却説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而来。人皆啣枚。馬盡勒口。逕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攢遶成營。車上徧插旌旗。忽然西南風起。岱令頭軍逕去營

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寨內。必是魏軍放起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軍殺来。乃是馬忠張嶷。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裏殺来。乃是馬岱也。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大開寨門。與樂綝盡引人馬殺奔蜀寨

來。不見一人。急收軍回。吳班。吳懿。兩路軍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寨時。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却被關興張苞。取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忽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真聽知。謹守大寨。却說蜀將皆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敎扳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收軍也。孔明曰。吾退師者。乃料魏人

不知吾病也。吾病。乃無糧耳。利在速戰。令彼堅守。吾病興矣。可以退兵。魏人暫時而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矣。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吾兵便可退去。曹真料吾必不走也。吾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捷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追也。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手在寨中打更。分明提鈴喝號。凡事皆備。一夜兵

已退盡。只落空營。却說曹真正在帳中憂悶。忽報。有一彪軍到。真令人哨探。乃是左將軍張郃也。郃下馬入帳。與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特令某來也。方纔路聞孫將軍計不成。都督哨探否。真曰。新敗以來。未曾敢進。郃曰。仲達分付云。魏軍勝。蜀兵必不肯去。若魏兵敗。蜀兵必去矣。此乃兵家之玄機。不可不察也。真未信。令人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旗。兵已去了

二日也。真急令郃追之。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與王雙。雙大驅士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軍叫曰。將軍休趕。背後魏延仍在城外下寨。城中放起火了。雙便勒回馬時。只見一片火起。忙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

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回。後史官有詩讚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破魏吞吳定蜀邦。進退行兵神莫測。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雙若回寨。可作隄防。延因此斬之。却說。魏延引兵回到漢中。見了孔明。交割了

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霍昭差人申報。言斬了王雙。曹真聞之。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病疾。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却說。吳王孫權設朝。忽有細作人報說。諸葛丞相出師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羣臣大喜。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未知還是如何

諸葛亮三出祁山

却說。東吳泉官皆勸吳王伐魏。權猶豫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累現。主公德配唐虞。明及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未晚矣。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壇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乃告祝曰

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

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作世慝。淫名亂制。臣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享之。左右有吳。永

終天祿

是日祭畢。大赦江東。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諡父破虜將軍孫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孫策爲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諸葛瑾之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昭之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恪字元遜。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聲清高。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忽值東吳筵會。權見諸葛瑾面長。乃戲

之。令人捧一驢來。用白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咲。恪跪而告。乞借粉筆。再添二字。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與恪曰。汝能敎子布飲乎。恪應之。便與昭曰。昔司馬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日大宴。但臨陣之日。張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今日推辭。何謂不養老。昭無

言可答。只得飲之。恪應對如流。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昭佐吳主。位列三公之上。權封顧雍為丞相。封陸遜為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即金陵郡）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之。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此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蔣琬奏曰。可令人問於丞

相。後主即令陳震逕到漢中見孔明。言曰。東吳孫權即了帝位。命人入川與蜀同盟。平分天下。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興師。要分其勢。魏朝必命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若得長安乘勢伐魏。此萬全之計也。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逕到東吳。見了吳主。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撥回蜀。權傳旨令陸遜虛做起兵之聲。

遙與西蜀爲勢。遜受命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然同盟不得不從。回顧左右曰。教吳兵且養銳氣。待孔明攻魏至急。吾却乘虛好取中原也。即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陸遜之意欲魏蜀相存盡力伐之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霍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

見火起。併力取城。二人俱未深信。又来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便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而去。

却說霍昭病重。慌報張郃。郃急上表。差人来替霍昭。郭淮聽知霍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霍昭與我至厚。今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恐陳倉有失。引三千兵急来替霍昭。此時霍昭病深。當

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遂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到了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旙。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然城上一聲砲響。四面旗幟齊竪。二人大驚。勒馬視之。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城上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軍師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言

曰。吾常憂陳倉城未能取之。乃使人打細報
來說陳倉霍昭病重。汝等已知吾令。汝三日
內領兵取之。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却令關
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是吾藏於軍中。
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也。吾早
有細作在城內。放火吶喊相助。令魏兵驚惧
不定。兵無主將。自然亂矣。吾故取之。兵法云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今霍昭已亡。
吾甚憐之。令伊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

魏延姜維拜曰。丞相用兵如神。仁德極厚。其等何憂哉孔。明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自走矣。魏延姜維受令。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方欲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維曰。丞相神算也。二人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嘆曰。丞相令我等引兵先取此關。把關之人聞是蜀兵。必早走矣。若去遲。魏兵到也。今果如此。可令兵守住險

道。延即引兵拒之。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延隨後趕來催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遠去。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地名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之。吾觀陰平武都

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二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之。王平亦應曰。某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引兵去了。再說張郃回到長安。来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霍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令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二城矣。遂令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来拒郿城。再上表入洛陽

告急。卻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霍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一人又奏曰。近得滿寵等表文。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朝夕。必入寇矣。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可。即召司馬懿商議曰。兩下危急。可先退何處。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

日。先孫權獨拒江東。心滿意足。再無遠圖之心。次後陸遜復得荆州時。權自謂太過分矣。今稱帝號民心未安。何敢妄動。蜀之孔明常思報先主之恩。復猇亭之讐。終欲吞吳。非不為也。蓋力不及耳。又誠恐中原從旱路興兵伐之。故暫與東吳同盟也。今孔明又出祁山。懼東吳乘虛而擊。故遣人作賀求吳。假作興兵之勢。以分中國之兵。吳欲吞魏。恐蜀襲吳。因此不敢興兵。却坐觀成敗。今吳興兵乃虛

詐之計。實不舉也。蜀興兵。乃誠實之情。欲克中原也。臣故知東吳不發兵矣。叡嘆曰。卿真乃大將之才也。遂封懿為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臣取曹真的總兵將印來。懿奏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入見真。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興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下知吾病重。故不使吾聞之。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

達為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其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再三推辭。堅執不受。真躍起身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必危矣。吾當扶病見帝以保之。言訖。復卧於床上。懿曰。天子已有命旨。某不敢受。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以退蜀兵。再有征伐。吾當努力自去矣。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入內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鬬智。未

知勝負如何

孔明智敗司馬懿

蜀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卻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鋒。戴陵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敵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

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一事。只有武都。陰平。此二城未曾回報。懿曰。吾自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此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萬從隴右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行了數日。郭淮在馬上與孫禮曰。仲達與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然勝之。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也。蜀兵如正攻

西郡。我等從後抄到。彼等豈不自亂乎。二人正言間。忽哨馬報来。說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欲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砲響。山背後閃出一彪軍馬来。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得走也。司

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却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决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聲大震。兩路軍殺來。乃是王平。姜維。與張苞二將引軍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各各棄盔拋甲。赤身逃走。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去。張苞望見。驟馬赶來。連人帶馬跌入澗内。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却說

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郭孫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陵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自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各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卻引兵在前布陣。

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士馬攻殺進去。如此兩下併力。可奪蜀兵之營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諸營有何難哉。彼兵安能穩立乎。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陵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来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後殺来。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横截去路。郃曰。此必有准備也。可取路而回。纔然退軍。只見滿山火光

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陵郃二人圍住。孔明在山上大叫曰。戴陵張郃。聽吾之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故令汝二人来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手下之輩。吾不殺害。何不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要上山来取孔明。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

人敢當。蜀兵困戴陵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
見戴陵。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陵
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徃来衝
突。英勇倍加。乃與左右曰。嘗聞張益德大戰
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
留下此人。他日必爲蜀中之害矣。吾當除之。
若不除之。吾心中又添一病也。遂收軍還營。
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
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戴陵。獨行而来。二人着

慚告曰。孔明先在彼寨後山上。如此防備。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乃神人也。不如且退。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

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搦戰。魏兵不出。將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使命捧詔至。孔明接入。焚香禮畢。開詔讀之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

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復興二郡威鎮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擾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建興七年夏六月日詔

孔明聽詔畢乃與侍中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承相之職也堅辭不受禕曰若丞相不受此職冷淡了將士之心也禕再三奉勸

孔明方受之。稱拜辭而回。孔明思量退司馬
懿之策已定。遂聚諸將分付。教各處俱拔寨
而起。早有細作。報與司馬懿。說孔明拔寨退
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也。不可輕動。張郃曰。
必然糧盡兵危。要回漢中。如何不追。懿曰。吾
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年麥熟。糧草豐足。雖然
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彼安肯便走也。彼
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以誘之。可令人遠
遠哨探。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

下寨。懿曰。吾料孔明必不走也。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令人探知。回報說蜀兵又起營去了。懿未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與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又住了旬日。令人哨探。回報說孔明又退三十里下寨。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入漢中也。都督何故懷疑。而不追之。令若不進兵。我等皆被天下人之恥笑矣。

郃願决一戰。以退蜀兵。上報朝廷。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一失。喪我軍之銳氣也。决不可輕進。郃曰。不勞都督親去。某乞一軍以追之。敗。則當正軍法。懿曰。旣泉將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去。在前奮力死戰。吾在後應之。以防伏兵。此乃首尾相應之計也。汝明日先引兵到半途。住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之。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陵引副將數十負。精兵三萬。依令而進。到半路下寨。司馬懿

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来孔明密令人哨見魏兵到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衆將商議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戰。汝等可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也。魏兵必令為兩枝。司馬懿必隨後而来。防吾伏兵。若懿至。伏兵正在當中。須要大戰。此兩枝兵。若非大將。不可當也。孔明言罷。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忽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敢

身報國。有失獻首。孔明長嘆曰。王平乃漢之忠臣。肯捨身親冒矢石。真良將之才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總然智勇。只可當的一頭。豈能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方可行之。爭奈軍中再無捨死當先之人。教吾大計不成矣。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之。衆視之。乃前軍都督扶風太守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也。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

於帳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却引伏兵截其後隊。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助之。二將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箇錦囊收受。各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定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可去救。只

開錦囊看之。自有解危之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退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中。只看山上紅旗颭動。却引兵殺出。與受計。引兵而去。却說。張郃戴陵引兵如猛風驟雨而來。蜀兵吶喊相擊。郃視之。乃右軍領

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撫戎將軍。關內侯張嶷。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安樂侯吳班。此四員大將迎。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郃兵追趕到二十餘里。時正值六月。天氣甚是亢炎。人馬受熱。汗如潑水。只得追殺。走到五十里之上。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陵。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來。乃牙門將。裨將

軍王平。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也。各奮勇殺出。截其後路。郃大叫衆將曰。汝等到此不即死戰。更待何時。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一彪軍殺到。乃魏都督司馬懿也。懿指揮衆將。將平翼二將圍在中間。翼大聲言曰。丞相真乃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陵。翼引一軍來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上。

窺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與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大駭不已。畢竟怎的解圍。其計還是如何

仲達興兵寇漢中

却說。姜維廖化二將。觀錦囊之計。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的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逕襲司馬懿之營。懿若知之。恐長安有失。必然急退。汝等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全

勝矣。二人即分兵兩路。逕往司馬懿營中去了。原来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絕令人傳報。懿正催戰之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逕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與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来追。却悮了大事也。遂提大兵而回。軍心惶惶乱走。張翼随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戴陵見勢孤窮。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

時。蜀兵已自去了。懿收聚敗兵。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决正軍法。衆皆羞慚而退。魏國無名將死者極多。史上不復錄記。却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所得軍器馬匹。及降兵無數。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而來。說張苞破傷風身故。勅葬於錦屛山。後主後封苞弟張紹為侍中孔明聽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皆救醒。孔明自

此得病。卧床不起。諸將無不感激。旬日之後
孔明喚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
能理事。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
也。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遂傳號令
與各營。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
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嘆曰。孔明真有神出
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
在寨中。分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回洛陽。却
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

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来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累犯中原。若不勦除。必為後害。今時值秋凉。人馬安閑。正當征伐。臣願與仲達同領大軍。逕入漢中。殄滅奸黨。以清邊境。此時司馬懿安置荆襄未回。魏主大喜。即遣使持聖旨星夜召懿回朝。次日。懿升偏殿。有侍中劉曄在側。懿問曰。子丹勸朕伐蜀。若何。曄奏

日。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勦除。後必為大患。陛下不勞多疑。便可行之。叡點頭。曄出內回家。有數十箇大臣相探。皆曰。近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易圖之地。空費軍馬之勞也。今天子必已憚矣。若獨動軍馬。與國無益。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哭曰。昨聞劉曄勸天子伐蜀。今日如何又說不伐也。即入內奏日。陛下何不興兵早早伐蜀。叡曰。卿書生焉

知兵法。曁曰。劉曄乃先帝時謀臣也。臣昨日聞奏可伐。臣故知之。叡恐曄有計。乃變言而咲曰。劉曄未曾教朕伐蜀也。曁又曰。劉曄與衆官言不可伐蜀。臣故疑之。特来奏聞。叡即召劉曄入内。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奏曰。誰人言之。叡曰。楊曁来奏。如此如此。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叡大咲。少時楊曁出内。曄奏曰。臣只道陛下飽看兵書。原来陛下實不知也。昨日臣勸陛下伐蜀。乃大

謀密事。常恐夢寐之中泄漏此機。以益臣罪。豈敢向外人談論。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密之。臣見衆官所問。故反言耳。陛下如何與楊暨言是非也。叡大悟。乃曰。卿之言誠金玉也。因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回朝。叡見魏主。叡將曹真表奏之事。遂一言之。懿奏曰。臣去荆襄探視一遍。亦有此意。東吳果不動兵。今日可乘此去伐蜀也。叡即拜曹真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為大將軍征西副

都督劉曄為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來征北。聽的這箇消息。遂喚張嶷。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古道。以當魏兵。吾卻提大軍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丞相誤了大事也。人報魏兵四十萬。詐稱八十萬。真懿二人同領而來。勢

如泰山。如何只與二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將何策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也。難平面目相看。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也。不必多言。可以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殺之。只不敢去也。孔明咲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此去。必有主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宿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

多軍。只恐受害。吾將大軍屯於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去必晴朗。那時以大兵掩之。吾以安逸之兵。掩殺苦勞之卒。吾有十萬之兵何懼魏兵四十萬也。嶷平聽畢大喜。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勾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伺候出征。却說王平張嶷引一千兵逕到陳倉古道揀選高阜處搭起窩鋪。以防連陰。却說曹真

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毀。真便要往陳倉路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我夜看天文。見畢宿躔於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常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難矣。且宜城中搭起窩鋪住劄。可也。真令人伐木搭之。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急若盆傾。淋漓不住。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濕。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

十日。馬無草料。死者無數。人乏飲食。病亡極多。生者怨聲不絶。傳入洛陽。魏主設壇祈晴不應。文武大臣皆入內。上疏啓奏。太尉華歆

上疏曰。

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天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

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謹疏

魏主覽畢。以手報曰

君淙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
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
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斃。是以
觀兵以窺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
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城門校尉。監少府。臣。楊阜上疏。曰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
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
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

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綏邇。以險閒者。諸軍始進。使有天雨之患。稽閡音文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閒。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

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日。而奏罷浮食。今者。用軍不足。益宜節度。謹疏

散騎黃門侍郎。臣。王肅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不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工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此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城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謹疏。

魏主覽畢。遂納羣臣之諫。即下詔遣使召曹真司馬懿回朝。卻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

令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倘偶然行動。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矣。二人正言間。忽使命來名真懿。二人遂將後隊作前隊。前隊作後隊。徐徐而退。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將盡。天尚未晴。乃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地名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地名住劄。孔明升帳聚衆將而言曰。吾料魏兵必走也。曹叡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

回。吾若追之。彼必有准備矣。不如任他遠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喚來人分付曰。汝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策。其人拜辭而去。未知孔明怎生破魏。端的勝負如何

諸葛亮四出祁山

却說衆將聽知孔明不追魏兵。乃入帳告曰。今魏兵久值大雨。不能存住。因此回去。某等好乘勢追之。無有不勝。丞相如何不肯追也。

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此之去。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也。不如從他遠去。吾却令兵逕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隄防也。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濵。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所。吾故先取此地。得其利也。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

翼。馬忠。出斜谷。會于祁山。先到者為頭功。各受令引兵而去。孔明自統大軍隨後進發。令關興廖化。為先鋒。即日而行。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了旬日。後面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吾等退兵耶。懿曰。蜀兵隨後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者。料吾有伏兵也。故縱我兵遠

去。待過盡入關時。却奪祁山矣。真不信。懿又曰。子丹如何不信。吾觀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為期。若無蜀兵來。吾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吾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即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一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令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下營。懿更衣換馬雜在

數十騎之內。徧視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住劄。强要賭賽。却不苦了官軍。懿聽知。歸到本寨。聚諸將皆到帳下。挨出抱怨的那員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喪軍心耶。其人不招。懿喚出同伴之人。對證。果服其罪。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耳。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妄出怨言。自取罪戾。言訖。令武士推出斬之。須

吏。獻首於帳下。衆皆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砲響。四面皆進。衆將受令而退。却說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四將引二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來。四將勒兵不進。而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口。隄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用兵何疑耶。只可倍道而進。曹真司馬懿必然擒矣。吾料魏兵久遭大雨。衣甲皆毀。只可掩殺。不可從容。令魏兵久

受勞苦。皆是思歸。豈肯戀戰。丞相先令吾等會於祁山。令卻教休進。此號令不明也。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等安敢如此。式嘆曰。丞相若能計謀。不致街亭之失。魏延想起孔明向日退軍之時。教他守武都陰平全無功次。亦嘆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也。既已令進兵。今又教休進。式曰。吾自有吾部下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

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不肯教行。是夜。魏延和與孔明爭氣。將言語激着陳式。式自引五千兵出箕谷。不見一人。式哄曰。人說丞相有通神謀略。吾今見之矣。鄧芝聽知陳式去遠。只得飛報孔明。却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的一聲砲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的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只聽得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

千兵止剩了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赶來。却得張嶷杜瓊接應。魏兵方退。魏延拒住險要。下寨已定。方信孔明先見如神。延式二人懊悔不及。且說。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咲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吾憐其勇烈而重之。吾昔與先帝言。久後必生患害。今已顯露。可以除之。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五百軍。止有五百帶傷人馬。屯在谷中。孔明

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隄防生變。孔明曰。吾料司馬懿必在箕谷口。曹真必在斜谷口。以防蜀兵。吾速取之。令先令兩軍抄在他二寨之後。真懿必走也。鄧芝拜辭而去。孔明急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爲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舉火爲號。與王平等共刼曹真營寨。吾却從

谷中而出。共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兵分兩路。各引五千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却說孔明諸處撥兵。倍道而進。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亦引兵先行。却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羞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良領

旗息鼓。引兵而去。真又下令曰。十日之內。不見動靜。纔是吾贏。諸將聽令。各守險要。且說秦良引兵方到谷口。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赶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瞭哨軍報說。有蜀兵埋伏。良出帳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上馬令軍士隄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乃是吳班。吳懿引兵抄在背後。前面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

馬歧降者免死。魏兵太半降之。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之。死者無數。盡棄於瀟壑。孔明把降兵拘於後軍。却將魏兵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吴班吴懿四將引着。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赶去了。真大喜。忽有人告曰。某乃司馬都督心腹人。令都督用埋伏計殺了蜀兵四千五百首級。上告都督休將賭賽為念。務要用意隄備。真曰。吾這裏並無一

箇蜀兵。其人回去了。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親自迎看。果是秦良之兵。比及到寨。人報。背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到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揮示蜀兵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那有一人肯抵。衆將保着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真急奔走之間。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近前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

戰一塲。蜀兵方退。真纔得脫。羞愧無門。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敗也。懿曰。見來人回報言子丹說並無一箇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而知。故來接應也。今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甚是惶恐。無地可入。氣成病疾。卧床不起。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真引兵。却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勞

軍已畢。魏延軍屯箕谷。孔明亦召到寨中。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入帳拜伏請罪。孔明問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事亦魏延教我行來。孔明大怒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即叱武士。推出斬之。懸首帳前。以示諸將。後陳式之子陳壽為晉平陽侯編三國志將魏延為證絕言孔明入寇中原孔明斬了陳式。省令諸將。忽有細作報說曹真卧病不起。見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曰。

吾只用片紙。敢教曹真即死。未知有甚言詞

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祁山布八陣

建興八年。秋。八月。孔明屯兵於祁山。聽知曹真因與司馬懿賭賽。不想兵敗。羞慚成病。孔明乃與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魏兵不退。必為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也。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氣死矣。遂喚降兵至帳下。而

問曰。汝等皆是魏軍。中原多有父母妻子。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內有百餘人不願去。皆留於軍中。願去者千餘人。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可以達之。吾有一書。汝交割與子丹。他日必有大功也。魏軍回到本寨。見了司馬懿。各言其事。懿笑曰。此乃孔明結我軍心也。遂傳令。教運糧草。再不調用。內有曹真帳下人。將孔明書呈上。真扶病而起。拆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切謂夫為將者。曰就月將。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嶽。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旱澇。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

枷盈郊野之戈甲。撒棄滿道之刀鎗。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顏見關中之父老。何面歸相府之廟堂。史官秉筆而記錄。百姓衆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惕。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軍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為平壤。蕩魏國作坵荒。天書既下。速來歸降

曹真看畢。恨氣塞胷。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遷葬。魏主聞知

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来搦孔明交戰。隔日先下戰書。孔明與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来日交戰。使者去了。孔明當夜喚姜維授與密計。如此行之。又喚關興分付如此如此。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間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近。以弓弩射住陣角。各排開鼓角。三通鼓響已畢。魏軍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

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責之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悉宜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汝祖父皆為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何為不

誅耶。懿羞慚而言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休出奇兵。汝若能勝之。吾誓不為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鬬將耶。欲鬬兵耶。欲鬬陣法耶。懿曰。先鬬陣法。孔明曰。汝先布陣我看。懿回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颭。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哭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一陣我看。孔明回車入陣。把羽扇一搖。梟兵變成

一陣。復乘車出陣。而問曰。汝識吾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也。孔明曰。是便是了。汝敢打吾陣否。懿曰。既然識之。如何不敢打耶。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陵。張虎。樂綝。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有八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此八門也。生。景。開。三門吉。休。傷。杜。死。驚。五門凶。正東乃生門。可打。西南乃景門。可打。正北乃開門。可打。汝三人可從生門打入。往景門殺出。復

從開門打入。此陣可破。蜀兵可退矣。汝等休辱了志氣。三人受令。張虎在前。戴陵在中。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逕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且說張虎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虎慌引三十騎轉過陣脚。往西南衝去。戴陵樂綝引着六十騎精兵在蜀陣中衝突不出。皆被蜀兵射住。只見重重疊疊都有門户。那裏分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

魏兵一箇箇皆被縛了。送到中軍。孔明坐於帳上。只見張虎戴陵樂綝并九十箇軍。皆縛在帳下。左右告曰。此輩乃打陣之人也。孔明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為奇。吾放汝等回去。說與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從觀戰策。那時再決雌雄未為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三人連聲應諾。遂將衆人衣服盔甲脫了。令左右去其縛。以墨塗面。放出。九十三人步行回本陣去了。司馬懿見之。大怒。這

一場羞辱。遂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久戰不勝。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即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驍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天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懿分後軍當之。乃是關興也。懿復催軍厮殺。忽然魏兵大亂。只見姜維引一枝軍悄悄的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退軍時。蜀兵周圍殺到。懿引軍望南死力突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

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孔明收了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此時。永安城李嚴。差都尉苟安。觧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到此違限十日。安告曰。因丞相與魏兵交戰。其恐有失糧餉。不敢早行。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誤了三日。該徒罪。五日。該處斬。今悞了十日。有何理說。令左右推出斬之。長史楊儀諫曰。苟安乃李嚴所用之人。又兼錢糧多出于西川。若殺此人。再後無

人敢送出。孔明納諫。遂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人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况孔明多謀。以此難信。汝若與國家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為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即當効力。懿曰。汝若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為帝。若後主召回孔明。即是汝之功矣。苟安允之。逕還成都。見了宦官。佯布流言。

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篡國也。宦官聞知大驚失色。即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去兵權。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效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不覩面不可言之。即遣使持節詔出內。却說孔明在帳中正商議破魏之策。忽報有天子詔命到來。孔明接入。焚香禮畢。開詔讀罷。仰天嘆曰。主上

年幼。更有佞臣撥制。吾正好建功。何故取回也。如不從之。是欺主矣。若從之而退兵。祁山再難得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速退。司馬懿必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一千兵却掘二千竈。明日掘三千竈。後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楊儀曰。昔孫臏捉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而取勝。今丞相退兵。何故添竈也。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

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將校持疑。而不敢追之。吾徐徐退去。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兵。却說司馬懿料蜀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躕之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退去了。懿曰。孔明多謀。豈肯於勝處而退去也。不敢輕進。遂自引百餘騎壯士。徃蜀營中踏看。教軍士數竈已畢。回到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赶到那箇營內。查數明

白。回報。說這營內之竈。以三分又增一分。司馬懿與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效孫子减竈之法。每日添兵增竈。使不疑也。吾若追之。必遭龐涓馬陵之患矣。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泉皆服之。於是司馬懿回軍不追。因此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軍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悔之不及。仰天長嘆曰。昔日西回者無異今日。孔明退兵。反增其竈。效虞詡之法

瞞過吾也。孔明謀畧吾不如之。遂引大軍而回洛陽。孔明到了成都。朝見後主。未知還是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 終